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選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汪彥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李源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九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畋獵

長楊賦一首 并序

揚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

班歛叙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畧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

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畧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客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畧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爾雅曰命告也漢書

曰武帝以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

毆漢中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張羅網罝罟

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獵狐兔麋鹿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

毛大如筭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羆也廣雅曰狢雖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注曰獵似獼猴豹形如虎而圓

大鄭立曰鳥罟曰羅載以檻車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

囚禁罪人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輸長楊射熊館。善曰：三輔黃

有射熊館。以網為周陸。李奇曰：陸，遮禽獸。獸。縱禽獸其中。在盤屋。圍陣也。陸音祛。

今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服虔曰：今胡客

曰：廣雅曰：搏擊也。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

楊賦，卿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

客，卿以諷。韋昭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是也。此云林，即文翰林。

猶儒林之義也。胡廣曰：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其辭曰：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諷刺上。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霑

而思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

而右褒斜

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西六十里曰太華山今在弘農縣

華陰西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十初廣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 採截薛而為弋紆

南山以為置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截薛即今謂差莪也善曰說

天曰弋繫也又曰紆誦也極音卓截音截薛音齧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

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

漢書音義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蹴也善曰錫戎獲

胡言以禽獸錫戎今胡自獲之胡戎一也變文耳蹕音萃方言曰蹕蹴躡也

搯熊羆拖豪

豬善曰搯拖已見西都賦

木擁槍纍以為儲胥

顏師古曰胥纍也言有儲畜以

待所須也蘇林曰木掩柵其外又以竹槍累為外
儲昏也韋昭曰儲昏蕃落之類也槍七羊切累力委

切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

有餘其屨至矣而功不圖

善曰古今字詁曰屨今勤字也爾雅曰圖謀也凡人

之所為皆有所圖今則百姓甚勞而無所圖言勞而無益也慎子曰無法之勞不圖於功恐不識

者外之則以為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

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也

且人君以玄默

為神澹泊為德

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也玄默已見魏都賦澹泊與愔怕同已見于虛賦

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善曰露暴露也

數搖動以罷車甲本非

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

善曰周易曰蒙者蒙也韓康伯曰蒙昧幼少之象也

前年獵長楊故言數

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吁

疑怪之辭也

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

內也

善曰莊子曰識其一不知其外僕嘗倦談不能一二

其詳

善曰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請畧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善曰廣雅

曰都凡也顏監曰凡大指也張晏曰切近也覽其近於義也

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

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

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竄竄封豕鑿齒皆為人害竄竄類驅虎爪食人服皮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

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莫鳥點切寐音庚豪俊麋沸雲擾

羣黎為之不康

善曰如康之沸若雲之擾言亂之甚也廣雅曰麋體也毛詩曰羣黎百姓爾雅

曰康

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

服

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安國尚書傳曰奉天承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令雜書曰

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斗極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一名天關

又星經曰牽牛神一名天關

橫鉅海漂崑崙

善曰橫度大海也漂搖蕩之也匹昭切

提

劔而叱之所過麾城擻邑下將降旗

顏監曰擻舉手擬也蒼頡篇曰擻拍

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擻之言芟也字林曰擻山檻切

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

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善曰頭蓬髮亂如蓬也鞞螿生蟣蟲

介冑被霑汗善曰說文曰鞞螿首鎧也韓子曰攻戰無已介冑生蟣蟲鄭玄禮記注曰介被甲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冑兜螿也鞞螿即兜螿也鞞丁奚切螿音牟蟣居綺切螿所乙切以為萬姓

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家語曰孔子曰分於道謂

之命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也廼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方

申也詘古屈字也賈遠國語注曰振救也規億載恢帝業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恢大也七

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至十二年崩凡七載爾雅曰密靜

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隨風乘流言順從高祖之

風流也 躬服節儉 綈衣不弊 革鞜不穿 善曰言不穿不弊不更為也 漢書東

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絳之衣履革舄六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度曰韜舄也音沓 大厦不

屑木器無文 善曰晏子曰土事不鏤 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

珠璣 善曰廣雅曰璣亦賤也字書曰璣速也璣小珠也音祈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

之巧 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琕又曰治玉曰琢也 惡麗靡而不近 斥芬芳而不

御 善曰廣雅曰抑止 絲竹晏行之樂 憎聞鄭衛幼眇之聲

善曰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行邪聲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行弋戰切幼一笑切眇音妙 是

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 韋昭曰玉衡北斗也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五曰玉

衡元命苞曰常一不易玉衡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

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服虔曰熏鬻漢時匈奴也東夷東越也一云呂嘉殺其國王立國人殺嘉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

睚眦閩越相亂善曰漢書曰立無諸為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佗孫胡為南越

王閩越王邗興兵擊南越邊邑遐眦為之不安中國蒙被

其難韋昭曰眦音萌萌人也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善曰毛詩曰

整其旅迺命驃衛應劭曰驃驃騎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書曰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凡六出

擊匈奴又曰衛青字仲卿為大將軍凡七出擊匈奴汾沔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

衆盛貌也汾音紛沔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蓬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

音紛沔音雲焱騰波流機駭蓬軼之機駭蓬軼言其

疾也森與廳
古字通也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輳輻破穹廬

應劭曰輳

輻勻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輳輻百腦沙二十步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輳扶云切輻於云切月沙

幕髓余吾

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北鮮之山多馮鮮水出焉而北經余吾

水應劭曰在湖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髓
膏水也通俗文曰骨中脂曰髓古髓字
遂躡乎王庭

孟康曰匈奴王庭善曰
王逆楚辭注曰躡踐也
毆橐駝燒煨蠶
張晏曰煨蠶乾酪母燒之壞其

養庄之具也張揖曰煨蠶
山名煨音覓蠶束戈切
分勢單于磔裂屬國
韋昭曰勢割也

音如梨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
單于匈奴上疏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

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
匈奴降者韋昭曰外國羌胡未屬漢者也
夷阮谷牧

鹵莽刊山石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

劑也拔芥削石以通道

蹂屍輿廝係累老弱

服虔曰蹂尸踐尸也顏師古曰死則蹂踐

其尸破傷者輿而行如淳曰輿廝輪踐其廝徒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

鋌癥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如淳曰吮拈也孟康曰癥者馬脊耆創癥處善

曰如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鋌所中皆為創癥於馬耆蓋氏以為耆被金鏃過傷者甚衆也服虔曰耆鬣傷者或牙攢內未出其瘡如合然或箭挿其項未拔藜若鬣馬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吮

辭究切

皆稽顙樹領扶服蛾伏

如淳曰叩頭時項下向則領樹上向也韋昭曰頌音

蛤善曰說文曰匍匐子行也扶服與匍副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

二十餘年矣尚

不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

苦之單于常欲和親賈遠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

善曰天兵言兵威之盛如天也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善曰漢書

曰南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興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

靡節西征羌熨東馳

服虔曰熨夷名也善曰漢書音義曰節所杖信節也熨蒲北切是

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

善曰絕遠也

自上任所不化茂

德所不綏

善曰尚書曰有貝先后方楫厥德

莫不躡足抗首請獻厥珍

服虔曰躡舉足也音矯

使海內澹然

善曰廣雅曰澹安也徒濫切

永亡邊城之

災金革之患

善曰史記士為曰邊城少寇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今

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

溢八區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

英八區八方之區也

替天所覆莫不沾濡

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沾濡

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

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

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弃也顏藍曰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

平則慮險安則慮危

廼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

年五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振師五柞習馬長楊

之間相勸曰聳疎與聳古字通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盤屋有五柞宮也柞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雅

曰簡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匹妙切迺萃

然登南山瞰烏弋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

二百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西厭月蝓東震日域服虔曰蝓

音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又恐後

代逮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

夷而不禦也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

辭君章句曰四平曰
陵爾雅曰禦禁也
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仿

佛馱屬而還
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仿
佛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軻支

輪木曰未靡旃言日未
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
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為委軻如振切彷彿或

作勞幣馱古委
字也屬之欲切
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
善曰太尊

高祖也爾雅
曰烈業也
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
善曰三王之田
文王三驅是也

已見上文尚書帝
曰益汝作朕虞
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
善昭曰耰所
以覆種音憂

願監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耰善曰昏因以
工女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女女以

時男女莫違
善曰毛詩序曰婚姻
失時男女多違也
出凱弟行簡易
善曰毛詩

曰愷悌君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矜劬

勞休力役

善曰毛萇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孫卿子曰罕與力役無奪農時

見百年存孤弱

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存恤問也春秋說題辭曰存恤孤幼帥

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

虞

益康曰碣磬之虛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賓至搖之

以奏樂碣一轄切磬音轄鞀徒刀切

拈隔鳴球掉八列之舞

韋昭曰拈樂也鳴球玉磬

也古文隔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八佾也拈居黠切球音求掉徒鈞切

酌允鑠有

樂胥

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有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辰也大成又曰於

鏢王師又曰

君子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

善曰毛詩曰雍雍在

宮肅肅在廟又曰受天之祐爾雅曰祐福也音恬

歌投頌吹合雅

服虔曰聲之相投也其

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

張揖曰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笑

方將俟元

符晉灼曰元符天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

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

善曰難蜀父老曰增泰山之封加梁甫之事

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

張安曰往

號三五也善曰李軌法言注曰五帝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

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

秣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踪踐芻蕘誇詡衆庶盛狃獲

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秣稻屬也聲類以為秣不黏

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杭稻梨粟之饒芻
馬草也禮記曰駝路馬芻說文曰蕘草薪也毛萇詩傳

曰翽大也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

盲者不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孟子曰離
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越音樞客

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

曰曾辭之好也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

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體猶法也迺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

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通廓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

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以養雉于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晉邦遇江斯

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殿事嘗覽茲賦味而莫曉聊記所聞以備遺忘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樂羽翮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

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

聿采毛之英麗兮

有五色之名翬

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飾英麗莫過也翬雉也伊洛以南素質五采皆備

成章曰翬英者雄果之目名者聲聞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

厲耿介之專心兮

參雄艷之媵姿

屬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參，豐也。媵，好也。美色曰艷。言雉嚴整，其不羣之性奮揚。

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參，赤氏切。媵，苦瓜切。善曰：辭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巡丘陵以經略兮畫瓚衍而分畿

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因其瓚衍以為疆界。

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瓚。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雉也。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畧廣雅曰：地畧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同。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

青春爰謝。王逆曰：謝去也。靡木不滋，無草不茂。草木俱榮。初莖蔚其暉新。

陳柯槭以改舊

蔚，然初生之莖。暉，其新暉。槭，然陳宿之柯。變其舊色，言新舊咸茂也。槭，彫柯貌。

也所
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
涓涓清澗之色泱音英涓古玄切善

曰毛詩曰英英白雲毛萇曰英英白雲貌泱與英古字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溜水沅貌也

麥漸漸以摧芒雉鷩鷩而朝鳴
漸漸合秀之貌也微子曰麥秀漸漸鷩鷩雉聲

也又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雌雉不得言鷩鷩延年以浦為誤用也案詩有鷩鷩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鷩則云

求雌今云鷩鷩朝鳴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鷩以少切 眇箱籠

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
揭驍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媒者也凡竹器箱方而容籠圓而

疎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圓也箱密者不欲令見明也言感辰景之韻淑樂山梁之禁茂悟羣雉之奮逸思騁

藝之肆志顧視箱籠詳察驍媒志睨揭驕意願得也楚辭揭驕字作括橋揭居榮切睨音詣善曰楚辭曰意恣

睚以括矐王逸曰縱
心肆志所意願高也

奮勁骹以角搓瞬悍目以旁睽

骹

也角邪也搓斫也悍戾也瞬視貌睽視也奮其堅勁之
脛以利距邪邪斫瞬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骹苦交

切搓于河切瞬力新切睽力代切
善曰曹植鬪鷄詩曰悍目發朱光鴛綺翼而絳過灼繡

頸而袞背

鸞文章貌也詩云有鸞其羽翼如綺文絳則赤也過毗也灼盛貌也頸毛如繡背如袞章

言五采備也絳教呈切
過都瓜切善曰毗音陞鬱軒者以餘怒思長鳴以效能

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長
鳴思見野敵效其才能也此以上言媒之形勢能怒代

切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蔥翠

擊者闢除之名也今僮人通有此語射者聞有雉聲

便除地為場拄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蔥翠翳色
也擊步何切拄株庾切善曰廣雅曰擊除也 綠柏參

差文翮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

翮上加木枝衣之以葉上則蕭森下則繁

茂而寔綢繆輕利也

衷料戾以徹鑿表厥躡以密緻料

小而徹也厥躡重而密也翮外觀密緻與草木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覩見也此以上序翮之形飾厥於軌切

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

游雉媒名江淮間謂之游游者言可與游也言

既芟場挂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

甘疲心於企想

分倦目以寓視

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為之倦也此以上言挂翳之後遵獲之意也

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左氏傳楚子玉曰得臣與寓目焉杜預曰寓寄也

何調翰之喬桀邈

疇類而殊才

調翰謂媒也媒性調良故謂調翰喬桀俊逸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也善曰何疑

問之
辭也
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扇布也形如手巾
將欲媒雌

振布今有聲媒便清叫
野雉聞即應而出也
褰微罟以長眇已踉蹌而徐來

褰開也罟網也古者當以細網掩翳窻上視外處其制
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其必出開

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乍行乍止不迅疾之
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蹌走也踉音亮蹌七亮

切
搗朱冠之艷赫敷藻翰之陪鯁
怒之貌也善曰廣雅

曰搗舒也藻翰翰有華藻
也搗物知切絕許力切
首葯綠素身控黼繪
葯纏也

猶纏裹也言雉首綠色頸素色也黼繡
也繪畫文也身采如繪也葯烏角切
青鞞莎靡丹臆

蘭綵
鞞夾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
也言雉尾間青毛如莎草之靡也臆膚也膚色如

秋蘭之色也絳同也宋衛之間謂混為絳也鞞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絳音最或蹶或啄時

行時止

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蹶行邁貌字林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

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跳班尾揚翹雙角特

起

雄壯之勢也此以上言野雉之狀良遊呢喔引之規貌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

裏

良遊媒也言媒呢喔其聲誘引今入可射之規內也呢於隔切喔於肉切應叱愕立擢身

踈峙

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叱即驚踈身而立者也善曰杜子春周禮注曰愕

驚捧黃間以密毅屬剛罰以潛擬

捧舉也黃間弩名也張衡云黃間機張一

名黃肩善曰說文曰毅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罰弩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罔罪

故曰罪馬罪古買切挂同倒禽紛以逆落機聲振而未已射應也禽被箭躍起

而反落弩聲猶未

山驚悍害森迅已甚

鷹雉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

敬言其矢來疾也

下赤項綠色其性悍戾慙害飛走如風之森也爾雅曰扶搖謂之歲謂暴風從下上也善曰字書曰慙愚也呼

甘越壑凌岑飛鳴薄康

鷲性悍慙聞媒聲便越洞凌岑且飛且鳴迅來翳前也康翳中

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也善

曰薄至也方言曰慙惡也裨列切鯨牙低鏃心平望審

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矢鏃以射之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

毛體摧落霍若

碎錦

雉尚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體投散如錦之分碎也

逸羣之雉擅場扶兩羣

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扶兩雉也善曰東京賦曰秦政利箭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櫟

雖妒異條來忽往標擊搏也聞他雄鳴擊搏其雌條忽往來無時斃止也善曰楚辭曰荷衣

今蕙帶條而來兮忽而逝六 韜曰條然而往忽然而來 忌上風之餐切畏映日之

儻朗餐切微動之聲儻朗不明之狀 屏發布而累息徒

心煩而伎憤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便驚而逃既無由使媒鳴欲射則紛紛不定

空心煩而伎憤有伎藝欲逞曰伎憤也音養善曰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助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名庸

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家 伊義鳥之應機啾獲地

堂容擊筑伎養不能母出言也 以厲響義鳥媒也為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紜難中啾然獲地而鳴引今來關捩蒼曰獲地爪

持也三蒼 日啾聲也 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媒聲便逕來關

切善曰尚書瞻挺稷之傾掉意滄躍以振踊也掉動也

觀草莖傾動翼雉將出意滄躍躍也 暎出苗以入場愈情

駭而神悚暎漸出貌也楚辭曰暎將出兮東方向觀草動冀雉當至暎然而出果其所願情神愈驚

望鷹合而翳晶雉腴肩而旋踵言雉出苗望諸處鷹然合唯翳晶然獨

顯仍飲翼旋反也人飲身謂之腴肩鷹鳥草切善曰說文曰晶顯也漢書公孫攬曰背肩低首呂氏春秋管仲

曰車不結執士不旋踵晶胡了切腴許結切 飲余志之精銳擬青顛而點項

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剔目不

視與體違也邪眺旁剔視瞻不正常驚惕也善曰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說文曰惕驚也

剝與惕
古字通
靡聞而驚無見自驚
驚音脉字亦從脉方言曰脉俗謂點為鬼言雅性驚

鬼周環回復繚繞磐辟
皆回從往復不正之貌也善曰漢書曰何武所舉者磐辟雅拜

戾翳旋把縈隨所歷
戾轉也把翳內所執處也言轉翳曰旋隨難所起取其便也善曰戾

力結
于中輟馥焉中鐫
于于止貌也輟止也鐫夫鐫也馥中鐫聲也于丑亦切于

丑錄切馥被逼切善曰今本並云于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宕往于今中輟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也
前

劇重膺傍截疊翻
正橫射也劇割也前割重膺傍斷兩翻也劇魯趺反
若夫多疑

少決膽劣心狷
狷性怯而多疑膽劣而心戾者善曰說文曰狷急也古縣切
內無固

守出則交戰
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守外無闕意也善曰管子曰民無心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

以固守賈遠國
語注曰交共也

來若處子去如激電

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

神人居綽約若處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法曰始如處女答賓戲曰風颺電激

闕閭薊葉幘歷乍見

薊麥稍也謂在麥田中薊葉間闕閭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閭

丑占切善曰薊與稍並同古立切幘音

於是算分銖商遠邇

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

至達近之處也雖既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

揆懸刀騁絕技懸刀

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籌量可發而發故言騁絕技也善曰釋名曰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西京賦

曰妙材騁伎辭后韓詩章句曰騁施也

如轆如軒不高不埤

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

輕如軒輕與轆同鄭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庠古字通轆竹二切埤貧美切

當味值胃裂膝

破嘴

射面也。滕喉受食處也。嘴喙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味鳥口也。味竹秀切。滕音素。

夷險殊

地馴龐異變

地有平險之殊。雖有馴龐之異。隨變而應。不可為一准也。

吳不暇食夕

不告勸

言樂之者。忘饑倦也。

昔賈氏之如臯始解顏於一箭

善曰。左氏

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始言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也。

醜夫為之改貌，憾妻為之釋怨

妻所以愁恨者，怨其

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言笑，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憾，胡閏切。

彼遊田之致

獲咸乘危以馳騫

騫疾也。田獵也。言遊獵馳車騫馬，飛鷹走天，陵山越澗，常乘危險也。

何

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

善曰：言斯藝極安，從禽最逸。豫，言禽來就已，故豫不

勞清道而行擇地而住

人多則難驚故解除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

司馬相如上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而行

尾飾鑣而在服肉

登俎而永御宣唯阜隸此馬君舉

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

志曰馬並以黃金為義髦插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褕翟闕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鶉鷄左氏傳臧倍伯曰鳥獸之內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又曹刺曰君舉必

書

若乃耽槃流道放心不移

槃樂也善曰東京賦曰若乃流道忘返於心不覺也

忘其身恤司其雄雌

恤憂也司主也善曰左氏傳虞人歲曰忘其國恤思其虐壯

而無節端操或虧

善曰東京賦曰樂而無節楚辭曰內唯省以端操

此則老氏

所誠君子不為

老子曰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善曰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小

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性好莊老祖况成帝時為越騎校尉父推

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

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歸隗囂囂

時據隴擁衆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

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融歸光武光武

問融曰此來文章所奏誰作答云班彪也

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令卒亦為望都

余遭世之顛覆兮懼填塞之阨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

曰懼被也王道不通故曰填塞廣雅曰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舊室滅以丘墟

兮曾不得乎少留

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

曰絕滅也楚辭曰顛輕舉而遠遊

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鄉爾雅曰周有焦獲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

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屬右扶風雲門即雲陽

殊門也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楚辭曰忽反顧而遊日通天臺名已見上文

乘陵崗以登降

息邠邠之邑鄉

漢書右扶風揭縣有邠鄉詩邠國公劉所治邑也揭與邠同邠與邠同應劭曰

左傳云畢原豐邠文之昭也邠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郡古文晉武公滅邠以賜大夫原點是為邠叔又云文公滅邠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有邠城即古邠國也廣雅曰東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邠音荀邠與邠同方是切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

尚書

曰公劉克萬前烈孔安國曰公爵劉名也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歎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

毛詩曰既優既渥鄭玄禮記注

曰殃禍惡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殃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

故時會者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命無常乎爾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天命上天之命也登赤須之長坂入

義渠之舊城

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為義溝鄴善長水經注曰赤須水出赤

須谷西南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忿戎王之淫狡穢宣

后之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

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母

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獪也赫怒已見上注紛吾去此舊都兮非遲

遲以歷茲

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吾乘兮立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騖

傍馬也毛詩曰行道遲遲楚辭曰喟憇心而歷茲

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

為期

舒節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

去長安三

涉長路之緜緜兮遠紆回以糝流

毛萇詩傳曰緜緜長

不絕貌也劉歆述初賦曰路修遠而緜緜說文曰紆屈也糝流曲折貌也糝音虬

過泥陽而太

息兮悲祖廟之不修

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之末避地於樓煩故泥陽

有班氏之廟也泥奴鷄切

釋余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

孝武帝傷李夫

人賦曰釋余馬於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彭原足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司馬彪上林賦注

日晡晡其將暮兮覩牛羊之下來

楚辭

曰日晡晡而下韻說大曰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攸如之何勿思

寤怨

曠之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

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毛詩序曰大夫久役

男女怨曠廣雅曰歎傷也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

楚辭曰遵赤水

而容與又曰路曼曼其修遠漫與曼古字通

劇蒙公之疲民兮為彊秦乎築

怨

說文曰刺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強秦之暴虐

兮捨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不耀德以綏遠兮

顧厚固而繕藩

言不光曜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已廣雅曰切近也史記曰周穆王

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
耀德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修也
首身分而不

寤兮猶歎功而辭誓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

殘史記曰趙高者諸疎達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

以罪賜蒙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
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
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脉或乃恬之罪也吞藥自殺登鄣隧而遙望兮聊須臾以

娑娑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說文曰障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古

字通詞醉切班固漢書贊曰不修鄣隧具義並同障或
謂墜說文曰墜古文字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
臾而忘反娑娑容與之閔獯鬻之猶夏兮弔尉卬於朝

貌也毛詩曰市也娑娑

閔獯鬻之猶夏兮弔尉卬於朝

那

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救北地都尉印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

有朝那縣姚察曰印姓段

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

於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佗

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幣加加之幣帛也史記文

紀曰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為

南海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又云他秦時為龍川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

藩國兮折吳淠之逆邪

史記曰吳王淠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高祖立為吳王孝文時稍

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具謀亦益不辭也

惟太宗之蕩蕩兮豈

曩秦之所圖

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遠豈如強秦繕藩而禦遠也史記丞相申屠嘉議曰孝文皇帝

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

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高唐賦曰周覽九土野蕭條以莽蕩迥千里而無家

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迥遠也劉歆述初賦曰迥百里而無家 風森發以漂遙兮

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之清命曰谷水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

波兮香冥冥 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駒兮杳杳王逸曰杳杳

深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切 鴈雖豔

以羣翔兮鷓鴣鳴以噤噤毛詩曰鷓鴣鳴鴈楚辭曰鷓鴣鳴而悲鳴噤噤衆聲也

音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廣雅曰愴愴恨

懷悲也恨力上切毛詩曰嘯撫長劍而慨息泣連落

歌傷懷蒼頡篇曰懷抱也而霑衣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息也周易曰泣血漣如古詩曰泪下霑衣裳攬

余涕以於邑兮哀生民之多故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人曰氣於邑而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夫何陰曠之不陽兮嗟

久失其平度陰曠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臾日陰曠其將暮毛萇詩傳曰陰而風曰曠於

切諒時運之所為兮永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宋哀春秋緯注曰五

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楚辭曰獨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

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論語子曰君子固窮又曰遊於藝人曰樂以忘憂達人

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毛詩曰我從事獨賢莊子曰形體保

神各有儀則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道
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
則伸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貊何

憂懼兮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東征賦

大家集曰子毅為陳留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經歷

也

曹大家

范曄後漢書曰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聘世

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凡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時馬

融受業於大家

惟永初之有七兮余隨子乎東征

惟是也東觀漢記曰和帝年號永初

時

孟春之吉日兮撰良辰而將行

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鄭立禮記注曰撰

猶擇也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毛萇詩傳曰辰時也

乃舉趾而升輿兮夕予宿乎

偃師

左氏傳曰鬪伯比曰莫敖舉趾高杜預注曰趾足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

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亭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遂去故而就新

兮忘愴恨而懷悲

楚辭曰愴恨懷恨兮去故而就新

明發曙而不寤兮

心遲遲而有違

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

酌樽酒以弛念

兮喟抑情而自非

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
廣雅曰弛絕也爾雅曰念思也

諒不

登櫟而採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

登櫟採蠡謂上古未
有君臣又無宮室不

知大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採蠡得不
陳力就列而相追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槽
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勝禽獸
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
蠃蚌蛤腥臊惡臭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天下號
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採擊也淮南子曰古者人茹
草飲水食羸蚌之肉陳思王邊都賦曰覽乾元之兆域
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禽獸乎無別採蠡
蠶而食蔬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言蓋出於此也尸
子曰卯生曰琢胎生曰乳琢與採蠡與羸古字通蠡力
弋切蠡力兮切蚌滿講切論語子謂冉
有曰周任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且從衆而就列

兮聽天命之所歸

論語曰吾從眾就列已見上注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導通衢之大道兮求捷徑欲從誰

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步王逸曰徑邪道

也乃遂往而徂逝兮聊遊目而遨魂

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曰聊樂

我竟辭君曰竟神也

歷七邑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

史記曰秦莊襄王滅

東西周徐廣曰周比亡之時凡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鞏縣雖氏漢書河南郡有鞏縣楚辭曰路修遠以

多艱鞏居勇切

望河洛之交流兮看成臯之旋門

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

東至河南鞏縣入河廣雅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臯縣旋門已見東京賦成臯縣今虎牢是也

既免

脫於峻嶮兮歷滎陽而過卷

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故虢國今虢亭是

也卷圖切

丘食原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

漢書河南郡有原武縣陽武縣

涉封丘而踐路兮慕京師而竊歎

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春秋所

謂敗狄於長丘史記曰紂醜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

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

有馬

論語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孔安國曰懷安也

遂進道而少前兮得平

丘之北邊

家語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漢書陳留郡有平丘縣

入匡郭而追遠兮

念夫子之厄勤彼衰亂之無道兮乃因畏乎聖人

論語子畏

於匡又曰慎終追遠史記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問之以為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

張容與而久駐兮忘日夕而將昏

神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韓

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止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

漢書

陳留郡有長垣縣也賭蒲城之丘墟兮生荆棘之榛榛

丘墟已見上文漢書

伍被曰臣見宮中生荆棘惕覺寤而顧問兮想子路之威神衛人嘉

其勇義兮訖于今而稱云

長門賦曰惕寤覺而無見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

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到于今

稱之稱或為祠 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尚其丘墳

蘧氏蘧瑗也陳留風

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 唯今德為不朽

兮身既沒而名存

毛詩曰顯顯令德左氏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論語曰文王

既惟經典之所美兮貴道德與仁賢

老子曰莫不尊道而貴德尹文子曰

親疏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

吳札稱多君子兮其言信而有徵

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蒧瑗史狗史籀公子荆公叔發謂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子之

言信而有徵

後衰微而遭患兮遂陵遲而不興

史記衛世家曰成侯敗虢

曰侯平侯子嗣君更敗虢曰君朝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人衛絕祀孫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

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多禍遂陵夷而不能復興

王肅家語注曰陵遲猶陂陀也

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近仁

論語子夏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命已見上文禮

記子曰好學近乎
知力行近乎仁
勉仰高而蹈景兮盡忠恕而與人毛詩

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終身
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子曰天

道無親常
與善人
好正直而不同兮精誠通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又曰求福不回鄭玄曰
不違凭祖之道也文子曰精誠通於形動氣於天庶

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亂曰君子

之思必成文兮蓋各言志慕古人兮揚子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

德論語曰顏淵季路
侍子曰蓋各言爾志
先君行止則有作兮雖其不敏敢

不法兮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論語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貴賤貧富不

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周易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修短之運愚智

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

靖恭已見上注鷗冠子曰縱軀委命

敬慎無怠

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

道惡盈而好謙謙與謀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
謙讓而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
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
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選卷十

梁蕭統編

唐李善註

西征賦

賦 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今作西
征賦 述行 歷論 所經 人物 山水 也

潘安仁

岳 榮陽 中 年 人 晉 惠 元 康 二 年 岳 為 長
安 今 因 行 役 之 感 而 作 此 賦 岳 家 在 鞏

縣 東 故

言 西 征

歲次玄枵

許喬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 傷 弱 子
序 曰 元 康

二 年 五 月 余 之 長 安 以 歷 推 之 元 康 二 年 歲 在 壬 子 乙
未 五 月 十 八 日 也 爾 雅 曰 太 歲 在 子 曰 困 敦 左 氏 傳 梓

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枵杜預曰歲歲星也亥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亥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亥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御猶主也馮衍揚節賦曰馮子耕於鄴山之阿憑軾已見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

迺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

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

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

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

天重濁者下為地冲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
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待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
己見魏都賦周易曰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此三
馬兼三才而兩之漢書音義曰陶父作瓦器謂之甄

才者天地人道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

寶曰生有修短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

弗能豫

東征賦曰修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修短不豫期也

當休

明之盛世託菲薄之陋質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為融

論語注曰菲薄也

納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

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輶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

金鉉論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合學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室者也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

失無柳季之直道佐士師而一點

臧榮緒晉書曰岳遠廷尉平為公事

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武皇忽其升遐八音過於四海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世安崩諡曰武禮記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載

四海過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過絕容靜也天子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

宰臧榮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皇帝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干寶晉紀

曰揚駿為太傅百官總已以聽於彼負荷之殊重雖駿尚書曰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

伊周其猶殆

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之師周旦之輔成王有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

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爾推曰殆危也

窺七貴於漢庭請一姓之或在

七貴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向使西京七族皆非姻黨從而悉全決不盡敗聲類曰請亦時

字也爾推曰時誰也

無危明以安位祇居逼以示專陷亂逆以

受戮匪禍降之自天

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祇為逼主以示已專也干寶晉紀曰

駮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絜後能守危鄭玄曰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降自

天生自婦人孔隨時以行藏遂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

章患過辟之未遠

言北遊有知微知章之鑿故隨否泰而行藏與治亂而舒卷中庸之

流苟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明顯也爾雅曰辟罪未遠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

悟山潛之逸士卓長

往而不反

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

陋吾人之拘縶手飄萍

浮而蓬轉

言已闕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拘縶之定非謝承後漢書鄭玄戒

子書曰黃中為害萍浮南北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東駭蓬轉因遇際會

察位偏其隆替名

節灌以隳落危素卵之累殼甚玄鷲之巢幕心戰懼以

兢兢如臨深而履薄

說文曰偏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切累卵已見魏都賦左

氏傳吳公子札曰夫子在此猶鶯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穀

切

昔角夕獲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主簿駿

被誅日岳取急對

人朱振代表夷三族匪擇木以棲集剽林焚而鳥存擇木已見

魏都賦爾雅

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待賢臣頌曰上

下慷慨交欣千載一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超宣尼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

合其弛秋霜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鑒曰

人主怒如秋霜漢書孫寶執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威古曰長歌行曰陽春布德

文選

澤萬物生光輝洞蕭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宗賦曰蒙聖主之渥恩

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戰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

皇鑒揆余之忠誠俄命余以末班末班謂長安令也楚辭曰皇鑒揆余於初

度何休公羊傳注曰戍者須臾之間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

嘉石平疲民陳思王述征賦曰恨西夏之不細戰國策曰薛人攜老幼迎孟嘗君道中丘去魯而

顧歎季過沛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疲聖達之幽情詩

外傳曰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慷慨傷懷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游子

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舞賦曰幽情形而外傷

爾雅曰矧况也漢書元帝詔曰安土
重遷黎人之性毛詩序曰王居鎬京猶犬馬之戀主竊

託慕於闕庭

曹植責躬表曰不勝犬馬戀主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

眷鞏洛而掩

涕思纏綿於墳塋

鞏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屬經曰瀋岳父冢鞏縣西南三十五里楚辭曰長

太息以掩涕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思好
底蹈高蹤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爾乃越平

樂過街郵秣馬臯門稅駕西周

平樂館名也鄭善長水經注曰梓澤西有一原

古舊亭處即街郵也石卷瀆口高三大謂之臯門橋左
氏傳曰秣馬厲兵毛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
濮水之上稅馬而牧法言曰仲尼之駕稅
矣李軌曰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遠矣姬德興

自高辛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滸化流岐豳祚隆

昌發舊邦惟新

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嘗高辛者黃帝曾孫也姜嫄為

帝嘗元妃生棄號曰后稷別姓姬氏毛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于岐下公季卒子昌立曰文王大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信與嘗同邠與豳同

旋牧野

而歷茲愈守柔以執競

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謂此周也北征賦曰駢遲

遲兮歷茲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惟有武王爾

夜申

且不寐憂天保之未定

楚辭曰獨申且不寐史記曰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

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

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

餘慶

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同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

國策呂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鑒亡

王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

盛

亡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曄後漢書趙壹曰奚

異涉海之失拖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日猶吾之有人

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天言常在也比於日言去復來也人度量之乖舛何

相越之遼迥

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巴蜀檄曰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乖

舛不齊也爾雅曰迥遠也今協韻為呼悞切 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

既定鼎于邲鄒遂鑽龜而啟繇

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公曰王來紹上帝自

復于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

建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邲鄒卜世

三十卜年七百杜預左

氏傳注曰繇卜兆辭也

平失道而來遷繫二國而是祐

史記曰平王東遷于雒邑二國晉鄭也左氏傳桓公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馬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繫助語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

言周末之王豈無邪僻之行但賴前聖之德所

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亡

失德夏以長懋

說文曰懋盛也

望園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

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

言鄭伯以子頽樂及徧舞為樂禍而討之既尤之矣及乎享王

闕西備樂是乃效其為辰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頹子頹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頹享五大夫樂及編舞鄭伯聞之見執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執叔自北門入殺子頹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
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
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順以霸世左氏傳曰太叔帶以狄師伐周襄王出適鄭
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于溫殺之鄭立
毛詩箋曰弘廣也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重晉文侯重耳靈壅川以止鬪晉演義以獻說日靈
王二十二年殺洛二水闕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土不防川今吾執政實
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鬪
者兩會似於鬪小雅曰演廣遠也
咨景悼以迄丐政

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

孔安國尚書傳曰皆

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

京王子猛卒敬王即位王子朝入于尹劉子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單子如晉告急晉智躒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楚預曰悼王子猛也敬王子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

爾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

也左氏傳衛彪奚曰魏子干位以今大事 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崩弟敬王立崩子元王立

崩子定王立崩子哀王立弟殺哀王自立為思王弟殺思王自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

王立崩弟立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赧王立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

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河南

郡鄴元曰在河南城西十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天赤子於

新安坎路側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

勉勵於延吳實潛慟乎余慈

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

于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夫已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也書曰若保赤子書曰瘞埋也猗例切禮記曰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于泉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

策以吳為吾 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

事回沔而好還卒宗滅而身屠

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騑轡而下

節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極也史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史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秦天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告項羽於是楚軍夜擊坑秦卒二十餘萬新安城南後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回沔解經澠池而長想停余君曰回邪僻也老子曰其事還好

車而不進

漢書弘農郡有澠池
縣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狼之疆國趙侵弱

之餘燼超入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

戰國策楚王曰
秦虎狼之國也

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叔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
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
命名也李陵書曰命世之才

恥東瑟之偏鼓提兩缶

而接刀辱十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史記曰趙王與
秦王會於澠池

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
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
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矢左右欲刀相如相如叱之皆靡
秦王不憚為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
壽蘭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
勝於趙爾推曰盜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刀而人

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傷自取雄傷也

出中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

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河外謂之渾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

西河外渾池咆勃怒貌也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申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

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大處智勇人曰四體不動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之淵偉方鄙吝之忿悁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智勇相如也忿悁廉頗也言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

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以寄言言相去遠也史記

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勇士有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吝之萌復存乎

心戰國策張儀曰秦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
忽備含怒之日久也

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昔以掩德終奮翼而

高揮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距上命諸將士屯澠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

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殺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澠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於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以一眚掩大德西京賦曰遊鶴高翬辭綜曰翬飛也揮與翬古字通

建佐

命之元勳振皇綱而更維

佐命已見西都賦客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鄭玄周禮注

日維猶

登峭坂之威夷仰崇嶺之嵯峨

韓詩曰周道威夷辭君曰威夷

險也嗟峨

已見上文 皋託墳於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

敗襄墨線以授戈曾隻輪之不反練三帥以濟河

左氏傳曰

秦穆公召孟明西乞乙使出師襲鄭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汝爾骨馬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線經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殽而無反者

匹馬隻輪 值庸主之矜愎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

裕獨引過以歸已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

名之可立良致霸其有以

言若值庸主矜而愎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賴任好綽

然寬裕故直引過而歸諸已爾推曰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復諫違卜杜預曰復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降曲峭而憐號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為雜非也

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

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諸

劉澄之地理書曰有有純石或謂石有如淳漢書注

曰相與友善為與國與黨與也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
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宮之
奇曰虞不臘笑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襲
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
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與之伎則未
可與決良左氏傳曰滅天仲閻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亡
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
墟之我祖安陽言陟陝鄂行乎漫瀆之口憇乎曹陽之
地

墟

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郡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橐山
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入西經陝縣故

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
之漫谷容舍弘農郡國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美

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

趾信於闕雝騶虞應乎鵲巢

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毛詩序曰闕雝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邵公周南邵南正始

之道王愍漢氏之剝亂朝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

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

於僮汎既獲許而中惕追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鏑

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卓將李傕郭汎擅朝政僮賞天子於營僮將楊奉叛僮僮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僮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毛詩

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盾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

身首於鋒刃洞胸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

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

華嶠後漢書曰李儻等大戰弘農百

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董承率眾擊僮大破之乘輿乃得還承先具舟船帝以絹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船船上人刀擗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能得其力而救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寐子虛賦曰洞胸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與左氏傳曰晉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指可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

偶國而結禍

左氏傳曰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

之曰成師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向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鄰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披曲沃而得名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于幹脰大於股不折必披或曰枝本臧札大而末披左氏傳辛伯曰大都偶國亂之本也

臧札

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

閉

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

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

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躡函谷商曰夫義路閉則利門開利門開則義路閉

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之勇怯算羸氏之利害

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已見上文孫

卿子曰勇怯勢也或開關以延敵競遯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

以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也有喋門而莫啟不

窺兵於山外

言其害也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于山東者懷諸侯為國

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喋閉而不言然喋亦閉也喋巨蔭切

連雞互而不棲小

國合而成大

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可一猶

連雞之不能俱止棲亦明矣

豈地勢之安危信人事之否泰

言峭凶之險未

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喋門莫啟明此不徒在地勢亦由在人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周易曰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否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

農而遠關

六葉武帝也雜蜀父老曰德茂存乎六世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

關於新安以故關為弘農縣也

厭紫極之間敵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

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其已秦胡厥夫之繆官

紫極星名王者為宮以象之曹植上表曰情注于皇居
心存乎紫極南都賦曰體爽壇以開敞蒼頡篇曰敞高
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
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
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容婦謂其翁曰吾觀此大夫
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大
醉嫗自縛具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容殺雞作食平旦
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為
羽林郎疇
猶訓也 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之或

變峻徒御以誅賞

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相如上疏曰夫清道而後往猶疇有銜檠

之變漢書晉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檠騅
馬口中長銜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隋法刻刑許慎曰

峭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

天下奚斯漸之可長

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位之重於天下此乃陵

上之漸何可長乎弔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

明委讒賊之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

來之悲臺徒望思其何補

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起充遂至太子

宮掘得桐木人太子無以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
釐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寃上憐
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
位謚曰戾以湖邑闕鄉為戾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
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
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

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高四皓之名
列肌膚之愛幽通賦曰雖履醢其何補
紛吾既邁此全

節又繼之以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

行此全節之野又繼之以盤桓而不前楚辭曰紛吾乘
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此舊都駢遲遲而歷茲爾雅
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鳩里戾太子死處圖經曰全
節闕鄉隸東十里鳩澗西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
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東征記曰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園古之桃林也

發閭鄉而警策愬黃卷以濟潼眺華嶽之陰崖覲高掌

之遺蹤漢書湖縣名今魏州閭鄉湖城二縣皆其地也
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

勅戒之也辭綜西京賦注曰愬向也愬與遡古字通獻
帝春秋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卷亭

庚午到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卷坂。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

河西京賦曰：綴以二華巨靈鼎。憶江使之反壁告亡期，負高掌遠蹶，以流河曲關音聞。

於祖龍

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鄭使者從關東來，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鑄池君。

因言曰：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八年渡江所沉壁也。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之

象謂始皇也。

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於孔公。

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

韓馬之大怒，阻關谷以稱亂。

何晏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

將馬超、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憝，孔安國曰：慙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谷

也。尚書曰：敗行稱亂。魏武赫以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

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算

魏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

奉辭伐罪左氏傳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孫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木戰而廟勝得算之多者也

漢書揚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殫揚桴以振塵繡瓦解而水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字書曰研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水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京觀研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踦踞以低仰倦極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區

中之隘狹廣雅曰踦踞傾側也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

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同高紀述曰粵蹈秦郊尚書曰雍州厥

土惟黃壤枉爲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曜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洞蕭

賦曰標紛敷以扶疏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褻斜右濱汧隴衰斜汧隴竝已見上文寶

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日泉竝已見上文西終南而背雲陽跨平

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爲終南此賦下云太一明與終南別山西京賦曰於前

則終南太一二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縣九峻巖西京賦曰後則高陵平原又曰連岡乎嶠冢

薛太一龍從

並已見上文

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翁

孔叢

子孔子曰夫山者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子講德論曰虎嘯而風寥戾思玄賦曰憑歸雲而遐逝楚辭

曰望谿谷今瀟鬱

南有玄瀟素澹湯井溫谷

玄素水色也瀟澹二水名也楚辭曰

臨沅湘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

在藍田縣界

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

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三輔黃

圖曰蘭池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浸決

鄭白之渠漕引淮海之粟

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溉者鄭白已見上文西

都賦曰道溝大漕控引淮湖與海通波也

林茂有郭之竹山挺藍田之玉

已

見上文班述陸海珍藏張叙神皋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

東主安處所以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

西都賦曰陸海珍藏西京

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

論語子曰歲寒然後

知松柏之後彫老子曰國家昏亂有貞臣

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

股肱於昏主赴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

改為

史記曰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其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先立其子為武公抵掌

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緇衣之宜兮弊予又改為兮

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

之詭惑舉偽烽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

身死驪山之北赫赫宗周威為亡國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嬖

受褒姒竟廢申后及太子而以褒姒為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申后之父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厲流于羶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曰威呼滅切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

為君也傾天下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

俾生理以報勤外懼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

漢書劉向上疏

曰秦始皇葬驪山之阿石槨為游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焚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舌至今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實生理報勤謂反以生埋之事以報其功勤也 語

曰行無禮必自及此非其効與

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

也 乾坤以有親可以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

知則有親易從剛有功有親則可以有功則可以大可以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

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焉

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

達天度而已也

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定天生德聰明神武漢書曰高祖仁愛意豁如也常有天

度乃實慎終追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

論語曰慎

終追逮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率

土且弗遺而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于斯時也乃摹

寫舊豐制造新邑故社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

相襲渾雞犬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

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搜趙岐曰更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籍含怒於鴻門沛跼蹐而尚書傳曰襲因也渾胡本切

來王范謀害而弗許陰授劍以約莊搦白刃以萬舞危

冬葉之待霜履虎尾而不噬寔要伯於子房

漢書曰項羽欲西入

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告事寔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旦見羽鴻門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踣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搦也力刃切周易曰樊抗憤履虎尾不咥人亨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

以卮酒咀彘肩以激揚

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為誰張良曰

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蒞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也忽蛇變而龍攄雄霸上而高驤

增遷怒而橫撞碎玉斗其何傷

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為龍不

變其文家化為國不變其姓漢書曰元年十月沛公至霸上鄒陽上書曰蛟龍驪首奮翼漢書曰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增增怒撞其斗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論語曰不遷怒又曰何傷乎嬰胷組於

軛塗投素車而肉袒

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軛道傍軛塗已見東京賦

左氏傳曰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杜預曰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踈飲餞於東都畏極位

之盛滿

漢書曰踈廣字仲翁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宦成

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故人邑
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門也毛詩
曰飲錢于禰毛萇曰祖而舍輒飲酒于其側曰餞漢書
曰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金墉鬱其萬雉峻嶒峭以繩直

西京賦曰橫西澗而絕金墉西都賦曰建金城

而萬雉嶒謂機嶒嶒貌也繩直已見東京賦

戾飲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闕

爾雅曰戾至也長安圖曰漢時七里渠有飲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黃圖曰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且清也

都中雜選戶千人億華夷士女

駢田逼側展名京之初儀即新館而莅職勵疲鈍以臨

朝最自強而不息

長安舊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莅職謂蒞政也毛萇詩傳曰蒞

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廟也。又於。是孟秋爰謝聽覽。

曰：勦也。周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

餘日。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上。巡省農功。周。林賦曰：聽覽餘閒。舞賦曰：餘日怡蕩。

行廬室街里蕭條邑居散逸營宇寺署肆廬管庫葢芮

於城隅者百不處一

言今之寺者葢芮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百分不能處一也。漢書

劉向上疏曰：項籍燒其宮室，營宇風俗道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葢衆貌也。音在外切。說文曰：芮，小貌而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

所謂尚冠修成黃

棘宣明建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滌蕩亡其處而有

其名

皆里名也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修成君餘未詳爾乃

階長樂登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紫駟娑而款駘盪輔於

詣而轢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

已上並見西京賦

驚雉雊於

臺陂狐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芒芒

雉驚

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都賦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洪鍾頓於毀廟乘風廢而弗

縣

史游急就章曰乘風縣鍾革獨樂

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

涼如

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一董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陽到霸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大道南銅

人即金懷夫蕭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都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

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木秋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衛霍已見長楊賦 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

望漢書孫寶銜命奉使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任漢者匈奴

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

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騫為博望侯 教敷而彝

倫叙兵舉而皇威暢教敷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敘臨危而智

勇奮投命而高節亮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曰一人投命足懼千

人杜預左氏傳注曰投棄命也史記曰魯連好持高節

暨乎稅侯之忠孝淳深小

曰暨及也漢書曰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臥未起何羅從外入日磾奏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何羅寢白刃從東廊上日磾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

陸賈之優游宴喜

漢書曰陸賈楚人

封為稅侯音妬

中大夫有五男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漢庭公卿聞名聲藉甚

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

毛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駿之史

司馬長卿王子淵楊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

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說
適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

苑又曰劉歆字子駿
為中壘校尉為七畧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

理漢書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北大尹發姦捕
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抱鼓

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
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

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
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章王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
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

又曰張釋之字子季南陽人也為廷尉周亞夫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汲長孺

之正直鄭當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南陽人也
為王爵都尉數直諫又曰鄭當

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建之上惟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終童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

漢書曰終軍字

子雲濟南人也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呂以為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越飛翠綉拖鳴玉以出入禁門者衆矣

鄭玄禮記注曰綉纓之飾也禮

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杜詩上書曰伏湛宜出入禁門補缺拾遺是也

或被髮左衽

奮迅泥滓

謂日磬也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沉於卑賤故曰泥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

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謂陸

貢也班固漢書贊曰陸賈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
相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或者

顯績而嬰時戮謂廣漢之屬也或有大才而無貴仕謂賈誼之屬也皆

揚清風於上烈垂令聞而不可想珮聲之遺響若鏗鏘

之在耳胡廣曰建鴻德流清風毛詩曰令聞令望左氏傳穆嬴曰今君雖終言猶在耳當音鳳

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漢書王鳳與元后同母為大司

馬大將軍用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竟從弟音代鳳為
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

習法令故事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
熏灼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

而死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

乎

論語曰齊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千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

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

然望漸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

漢書曰更始兵從宣平城門入王莽之漸

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京賦曰巨猾間豐漢書音義曰懸首於木上

曰梟揖不疑於北闕軾櫜里於武庫

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為京兆

尹有一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

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

擣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

東未央宮在其西
武庫正直其墓也
酒池鑿於商辛
追覆車而不寤

漢書贊曰

武帝設酒池肉林
賈逵國語注曰鑿祭也
六韜太公曰
桀紂王天下之時
積糟為阜以酒為池
脯肉為山林晏

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賈誼過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
曲陽僭於白虎化奢

淫而無度

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修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廓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

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
命有始而必終孰

長生而久視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
有始必有終矣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

武雄略其馬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

大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

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
帝耽溺之其雄才大略亦何在也
倖造化以制作窮山

海之奧秘

淮南子曰大大夫無為與造化逍遥

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

失水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干

雲漢而上至

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西京賦曰干雲霧以上達

致叩筠

其奚難惟余欲而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

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嶽以虛美

班固漢書西域贊曰考武之時感弱醬叩竹杖

則閭牂柯越嵩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又東方朔曰甲乙之帳臣瓚曰興造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贊

曰孝武奢侈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嶽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泰山

詔曰遠遣使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

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
則復始窮則反木方言曰賜盡也
較面朝之煥炳次

後庭之猗靡

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向朝後市子虛賦曰飛襪垂髻扶

與猗靡較音校

壯當熊之忠勇深辭輦之明智

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

鬪獸熊俠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皆走馮
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捨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
當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
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又曰成帝
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好辭曰觀古圖畫
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楚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織麗
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鬢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織麗武
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
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

照也苟悅漢紀曰趙氏
善舞上悅之號曰體輕
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

以奇見幸故曰聲流
緣廢自裁故曰禍侈
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

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
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
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

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

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擡輕棘霸之兒

戲重條侯之倨貴
方言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
大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正劉禮

軍霸上祝茲侯徐屬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
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

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
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

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
 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
 亞夫可得而犯邪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
 為將者受命忘家常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
 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
 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願咫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
 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
 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 索杜郵其馬在云孝里

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狗國
 定廟算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
 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

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
 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

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
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
使武安君伐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
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拔武安君
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笑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咸
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狂郵秦王乃使使者賜
之劍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算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
衆感出矢言何休公羊注曰別劉也孫卿子曰主闇於
上臣詐於下俱害之道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
上豈忠諫之是謀而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

秦墟於渭城冀闕緬其堙盡覓陞殿之餘基裁岐屹以

隱嶙

聲類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為咸陽築
冀闕緬盡貌也亡衍切岐屹類貌也司馬相如哀

二世曰登岐屹之
長坂隱嶙絕起貌
想趙使之抱壁瀏睨楹以抗憤
史記

王得趙璧無意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澗睨目清貌

也燕圖窮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

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

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堪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以其匕首堪秦王不中撻丁鴆切

筑聲厲而高奮狙潛鈿以脫臙

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以

擊筑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秦帝

矐其日使擊筑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鈿置筑中舉筑

扑秦皇帝不中遂誅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臙秦王病瘡死蒼頡篇曰狙獮猴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

曰臙者脫去人之臙也郭璞三蒼

辭詁曰臙膝蓋臙音各一音格字據天位其若茲亦狼

猥而可愍

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大宇集畧曰狼狽猶狼跋也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

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狼音貝

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

賢寄苛制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也名鞅姓

公孫氏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為丞相始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賜劍以自殺扶蘇為人仁即自殺實遼國語注曰苛煩也鄭

儒林填於坑竈詩書煬而

為烟

史記曰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人怒使御史索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

成陽又曰李斯曰臣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燒之廣雅曰竈坑也才性切郭璞

方言注曰今江東呼
火熾猛為燭余亮切

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轅以啓前商

法焉得以宿黃犬何可復牽

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
公子虔之徒告商君反商

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
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

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車裂曰轅史
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子曰吾

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遂狡免可得乎遂夷
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曰國刑轅之辟二人為首

故曰野蒲變而成脯苑鹿化為馬

風俗通曰秦相趙
高指鹿為馬東蒲

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
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

也假讒逆以天權鉗衆口而寄坐

春秋元命苞曰赤受
命持天權莊子曰鉗

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願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

請死而獲可

國語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覺寤而願問史記曰趙高恐二世怒

誅及其身與其女媧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今二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 徒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勢土崩而已見東京賦

莫振作降王於路左

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今使我齋見

廟此欲因廟中殺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廣雅曰果能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紆除也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逵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降已見上文

蕭收圖以相劉料險易

與寡衆

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者

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也羽天與而

弗取冠沐猴而縱火

史記曰客有說張耳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

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燒其宮室楚

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以喻

其高下也

鄒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淮南子曰大道合吐陰陽而章三光許

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感市閭之敢井歎尸韓之舊
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

處承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之易投誠惠

愛之洽著訐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思夫人之政

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以成務弘大

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傅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為東郡太守為天下最代

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
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

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時廉穢官錢放散百餘萬上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

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流涕說丈曰敢麻蒸也阻留
切然敢井即渭城賣蒸之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闕

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惡許以為直者說

文曰許而相斥罪左氏傳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犢公欲殺之而愛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

曰襄公之應司馬曰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山而慷慨偉龍

顏之英主胸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舉漢書曰高祖

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道名山陵漢書曰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

陳力羣朋畢舉此高祖之大畧也存威格乎天區亡墳

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佇尚書周公曰

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修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

謂覆蓋王逸楚辭注曰擊手
曰扑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
越安陵而無譏諒惠聲之

寂寞

漢書曰惠帝葬安陵殺梁傳曰公會齊侯于讎無譏乎楚辭曰欲寂寞而絕端辭君韓詩章句曰寂

無聲之貌也冥靜也

予爰絲之正義伏梁劍於東郭

漢書曰爰益字絲楚人也

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盎進說王
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盎烏浪切
訊景皇於陽丘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

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

而勸惡

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如其事曰訊加誣曰譖爾雅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

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奕爭道不恭皇太子引
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晁錯說上令削吳地及

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書聞爰盎曰吳楚相遺書言賊

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

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

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潁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

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盎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毛萇

詩傳曰沮比也皆孝元於渭塋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

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皆穢我明德韋昭曰皆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皆毀也子爾切何休公

羊傳注曰貶損也褻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褻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

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

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

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

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囚情也一曰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怏淫嬖之凶忍勦皇統之孕育

小雅曰怏

怏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官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張勇氏之姦漸貽漢宗以傾

覆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哀主於義域

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羞永終古而不刊漢書曰哀帝葬

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

辭曰長無絕兮終古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潔

殃厥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爛

以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

王皇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驚

橫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橋橫音先雍州圖曰在

長安北二里門礎石而梁木蘭兮構阿房之屈竒疏南
橫門外也

山以表闕倬樊川以激池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

為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桃汙而為沼豈斯

宇之獨隳

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礎石為門懷刀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

關毛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攸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笑鄭玄周禮注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廟為祧又郭婁定公曰臣試君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洿焉汙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隳壞也

由偽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伎哀

以拜郎

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

五曰濟北愍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項王九曰新都顯王又曰鄧曄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郎也誦六藝以飾姦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

異術而同亡

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道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

左氏傳富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姦言同歸殊塗俱用滅亡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

漢書音義應劭曰宣帝廟曰樂

游又宣紀贊曰可謂中興伴德殷宗周宣矣

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

兆惟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

命縱聲樂以娛神

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建號曰史皇孫太子

敗皆遇害太子遺孫一人史皇孫子王夫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諡曰思后故太子諡曰戾史良娣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呂彼故老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母

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

而知仁

爾雅曰率循也尚書曰稽典時式論語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憑高

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汚隆

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八里隈厓也

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
漢書音義或曰污下也
開襟乎清暑之館游日乎五柞

之宮

曹植問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都賦曰九噴甘泉固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

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藍屋

交渠引漕激湍生風

漕渠已見上文

乃有

昆明池乎其中

漢書武帝發論穿昆明池

其池則湯湯汗汗澁澁彌

漫浩如河漢

西都賦曰集乎豫章之宅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崖古詩曰

皎皎河漢女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谷夕類虞淵

周易

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暘於濛

谷之浦

昔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

曰神池靈沼黑水玄池
豫章珍館揭焉中峙
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

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
天漢宮闕疏曰昆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
昔萬

載而不傾奄摧落於十紀
紀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
紀武帝元狩三年穿昆明池

至王莽之敗凡一百一十三
年今云十紀言其大數耳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

餘趾
鄭玄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
語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
振鷺于飛鳧躍

鴻漸
毛詩曰振鷺于飛
周易曰鴻漸于陸
乘雲頡頏隨波澹淡
毛萇詩傳曰飛而上

曰頡頏而下曰頡頏上林賦
曰浮漾汎濫隨波澹淡
灑灑驚波唼喋陵芡
灑灑出沒之貌

高唐賦曰巨石溺以灑灑西京賦
曰散似驚波上林賦曰唼喋菁藻
華蓮爛於綠沼青菴

蔚手翠激

說文曰蔚草茂也夫表切激波際也力奄切

伊茲池之肇穿肆水

戰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

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

於遠畧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水物之利漢書曰越欲與漢用船戰遂乃修昆明池賈逵國語

注曰肆習也左氏傳周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鍾會檄曰窮武極戰杜預左氏傳注曰要邀也而

菜蔬芼實水物惟錯乃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

毀之而又復

西都賓曰華實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

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杜預曰播植之物各從土宜凡厥

寮師既富而教咸帥貧惰同整器械收畧課獲引繳舉

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

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多少也

徒觀其鼓柶迴輪灑

釣投網垂餌出入挺叉來往

言欲迴輪必先鼓柶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柶

為軸舊說曰輪釣輪也謂為車以叉釣絡也輪或為絡毛萇詩傳曰絡綸也灑亦投也挺拔也叉收魚叉也西

京賦曰又簇之所攪搦

織經連白網鳴榔厲響貫鯢罵尾制手三牽兩

織經連白網也連白以白羽連綴網經其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船為聲言度織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今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罵猶緊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於是弛

青鯢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微

杜預左氏注曰弛解也鯉鯢二魚名孔安國論語注

曰網者為大網以繳繫鈞羅屬著網鉅鈞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康切又曰徽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徽

也革魴躍鱗素鱖揚鬐鬐已見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

刃落俎霏霏霏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紅烹燕和之稱也鸞刀已見東京賦紅

鮮紛其初載賓旅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

無欲迴小人之腹為君子之慮傳教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羣

洛之鮮割以為鮮辭君韓詩章句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

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具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闔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

啓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卑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于解梗陽人賂廣

推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

衣

言持還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策杖也茵車中蓐也毛詩曰大茵暢敷楚辭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

衣徘徊鄠鎬如渴如饑心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祇

鄠鎬周所居也孔叢子子思曰君若饑渴待賢金竹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宗廟之中未施敬而人敬

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或希

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

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論語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闞大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也廣雅曰希庶也經始靈

臺成之不日惟鄠及鎬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

積德延祚莫二其一

靈臺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鄴又曰宅是錫京左氏傳季梁曰人

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謂周祚

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參其二也

永惟此邦云誰之識越

可略聞而難臻其極

言誰之識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越可畧聞周禮嘉量

銘曰允臻其極

子羸鋤以借父訓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閉田

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詐騁虞芮愧而訟息

漢書賈誼曰商

君遺禮義秦俗日改借父獲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與又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

也讓其所爭以為間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土無

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邊下均之埏埴

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

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淳曰陶家作器於鈞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河

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埏未然切埴市力切

五方雜會風流潤淆情

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適獫狁戎馬生郊

純富人則高賈為利說文曰濶亂也濶或為渾尚書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適仇誓毛詩曰獫狁孔熾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而制者必割實存操刀

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刀必到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使學者製馬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人之升

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無欲則賞之不竊

左氏傳子

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子曰苟子

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

雖智弗能理明弗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

戾

言己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無欲之心庶足以理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戾下或有劣字非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論語冉求曰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幽通賦曰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十